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九三回 張桂蘭緩言勸人傑 褚壯士暗地訪成龍

話說黃天霸回了衙門，將褚標極稱餘成龍武藝高強，自己討差去摩天嶺的話，告訴了張桂蘭一遍。彼時張桂蘭並未有甚不憤，但道：「褚老叔既是討差前去，他自有他的把握；老爺雖不懼人，能得褚老叔將印信討回，也省卻許多事件。老爺何必有不平呢？」黃天霸聽了，也只無言。此時賀人傑也在旁邊，先聽黃天霸那一番言語，已是不平的很；及見張桂蘭又說出這些話來，實在按捺不下，便厲聲說道：「孀娘此言差矣！我叔父自隨大人以來，立了多少功勞，捉了多少強寇，江湖上誰不知叔父武藝高強？今日大人失去印信，如叔父再去取回，這件功勞定是不小。褚老爺子到此，不過頑耍頑耍，他便要奪我叔父的功勞，其實甘心不得。就便叔父容納得下，姪兒也不肯將這件功勞讓與褚老爺子。哪怕那餘成龍三頭六臂，不要叔父去，就憑著姪兒一人，若不將那印信取回，把餘成龍捉住，誓不見叔父、孀娘之面。褚老爺子未免欺人大甚了！」說罷忿忿不已。黃天霸、張桂蘭二人聽了此話，心下頗為喜悅，皆誇他年紀雖小，志氣甚大。桂蘭當即攔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知道什麼事情？褚老爺子他是一片盛意，我且讓著他三分，爾何得如此粗鹵？是在背地說，褚老爺子不知道；若叫他聽見了，豈不給他遭怪？若說你的武藝高強，究竟力量不足。安知餘成龍是何等樣人！連我，褚老爺子尚且叫我不去，他要見機而行，何況你是他的孫兒輩呢？以後切不可如此。要給大人知道了，一定要說你不遵命，若怪罪下來，如何擔當得起？況且你母親使你到此，雖說叫你來投你叔父，你叔父與我自然把你做子姪般看待。不然，固屬對不起你母親，也對不起你爹爹。但是無論何事，你既要圖前程，總要仗仰大人的恩德。大人若見罪下來，就是你叔父也不能為力。還有一說，你爹爹死後，你母親只有你一個兒子，將來養老送終，全靠在你身上。你若前去摩天嶺，能將那姓餘的捉住，把印信取回，自然名震一世；萬一敵不過那姓餘的，鬧出別的亂子來，不但我們對不起你母親，即是你也對不起你母親，那時叫你母親怎樣呢？姪兒你是個極聰明、極乖巧的人。好寶貝兒，你聽孀娘的話。」賀人傑聽了張桂蘭一番言語，才將一盆極旺的火熄下去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褚標在施公前討了差使，同黃天霸回來後，也不耽擱，打了個小小包裹，帶了幾兩散碎銀子，又將防身的兵器藏好，當即出了淮安城，直望摩天嶺而去。不過一日路程，已至海州交界，當下尋了客店住下。褚標即與店小二閒談起來，先說無關緊要的話，慢慢問道：「小二！咱問你這裡有座摩天嶺，走哪裡去？離此有多遠？」那店小二道：「你老問這摩天嶺，是幹什麼呢？」褚標道：「咱有個親戚住在那裡。咱去尋親戚去呢！」店小二道：「摩天嶺就在東北，離此還有□來裡就到了。」褚標又說道：「咱聞這摩天嶺上有強盜，可是不是麼？」

那小二又道：「嶺上強盜雖有，是不打劫客商的。而且那個大王為人最好，摩天嶺左近一帶，凡那沒衣沒食的窮民，山上的大王還有時給他們衣食，從來不與人為難。」褚標道：「你道他不打劫客商，他的錢從哪裡來呢？」店小二道：「聽說是從遠方打劫來的，皆是些贓錢。」褚標道：「那大王名喚什麼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那山上共有三個大王：大大王姓餘，名成龍，綽號過天星。二大王姓陸，名文豹，綽號鐵臂漢。三大王姓任，名喚勇，綽號穿山甲。皆是全身武藝，飛簷走壁，無一不能。」

褚標道：「他們三個大王，各有多大年紀了？」店小二道：「據人說，都在二□來歲。」褚標聽說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「印信定是他盜去。咱既到此，莫如前去會他，先以利害說之，卻看他如何回答，再做商議。」主意想定，又吃了些面飯。此時已是日落，就揀了一間臥房，歇息一夜。

次早起來，梳洗已畢。喚小二打了一角酒，取了兩塊麵餅，獨自吃過。便將兵器藏好，又將包裹寄交店小二道：「咱去看看親戚就來。這個包裹，暫且寄下。房飯錢待咱回來再算。」店小二答應，將包裹接去。褚標大踏步出了客店，直望摩天嶺而去，不一會已至。褚標抬頭一看，見那摩天嶺，甚是高險，四面皆是峭壁懸岩，山頂上有□來間房屋。在山的左首，有一條石路，由山根下直達山頂，約有五里之遙。半山有一道柵欄，上面釘著許多三稜釘，柵欄裡面有好些人看守在那裡。褚標在山前看一遍，復繞至山腳背後，又看了一會，只是看不到頭。原來這摩天嶺背後是海口，不通旱道。雖有出路，非船不能進口。褚標察看已畢，復到山前，順著石路，走上山去。剛至柵門，就有人問道：「來者是誰？可通名來，好報與大王知道。」褚標答道：「煩你向你家寨主說聲：咱海州褚標，慕名前來拜望，並有要話面敘。」當下嘍囉聞說，即去通報。

餘成龍聞說，便問陸文豹、任勇說道：「這褚標此來，定有緣故。咱們若不見他，他還道咱們膽怯。莫若將他請進來，看他說什麼話，咱們再作商議。」陸文豹道：「咱素聞褚標是江湖上的老前輩。此人頗有聲名，武藝亦很過得去，就是他那口單刀，亦實在不弱。忽然到此，決非訪慕咱們的名兒來，定有別的緣故。」餘成龍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這褚標現在施公那裡，與黃天霸等人，同在一起。今日此來，一定為前日愚兄幹的那件事。咱們且將他迎接上來，再說便了。」因此就叫：「排隊相迎！」餘成龍三人換了衣服，迎將出去。

褚標在柵門外，等了一會，正在著急，忽見柵門大開，裡面一隊隊走出，有二百嘍囉；末後有三個少年人：當首一人，身長七尺開外，頭戴一頂英雄冠，身穿一件月白灑花直綴，腳踏烏緞粉底靴，面如滿月，眼若流星，彎彎的兩道濃眉，大鼻樑，闊口。後跟著一個，身長也有七尺，淡黃色面皮，一雙怪眼，兩道掃帚眉，尖鼻樑，瓢兒嘴，身穿玄色直裰，腳登薄底快靴。末後一人，卻是個五短身材，黑漆漆一個團臉，一雙環眼，兩道濃眉，生得頗為粗笨。褚標看罷，正欲上前打話。只見那為首的，迎至面前，雙手一拱，一聲高叫：「褚老英雄到此，我等有失遠迎，多有得罪。」說著就邀褚標進入柵門。褚標亦回道：「便是老夫。亦久慕大名，拜訪來遲，亦望恕罪。但不知哪位是餘賢弟？」那為首的答道：「豈敢，在下便是。」褚標亦望餘成龍拱了拱手。餘成龍便與褚標進內。

一會子已至廳上，彼此重新見禮。褚標又與陸文豹、任勇兩人通了姓名，這才坐下。餘成龍首先問道：「聞得老英雄一向皆在總漕施公那裡，同黃天霸等人，幫著施公建功立業，除暴安民。今日老英雄何以有暇光降到此呢？」褚標聽說，知道餘成龍已知自己的來意，便道：「老夫久慕賢弟的大名，早要來此拜訪。只因承總漕施大人不棄，留在衙門，幫同照料。數日前衙門內出了一件事，施大人的印信，忽然被人盜去。當時追擒不著，後來拾得一枝弩箭，那箭上寫著大名，因此老夫知道是賢弟前去，故意賣弄武藝，將印信取來。所以今日特地前來索取，但不知賢弟肯否見還？」欲知餘成龍果肯交還印信，並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